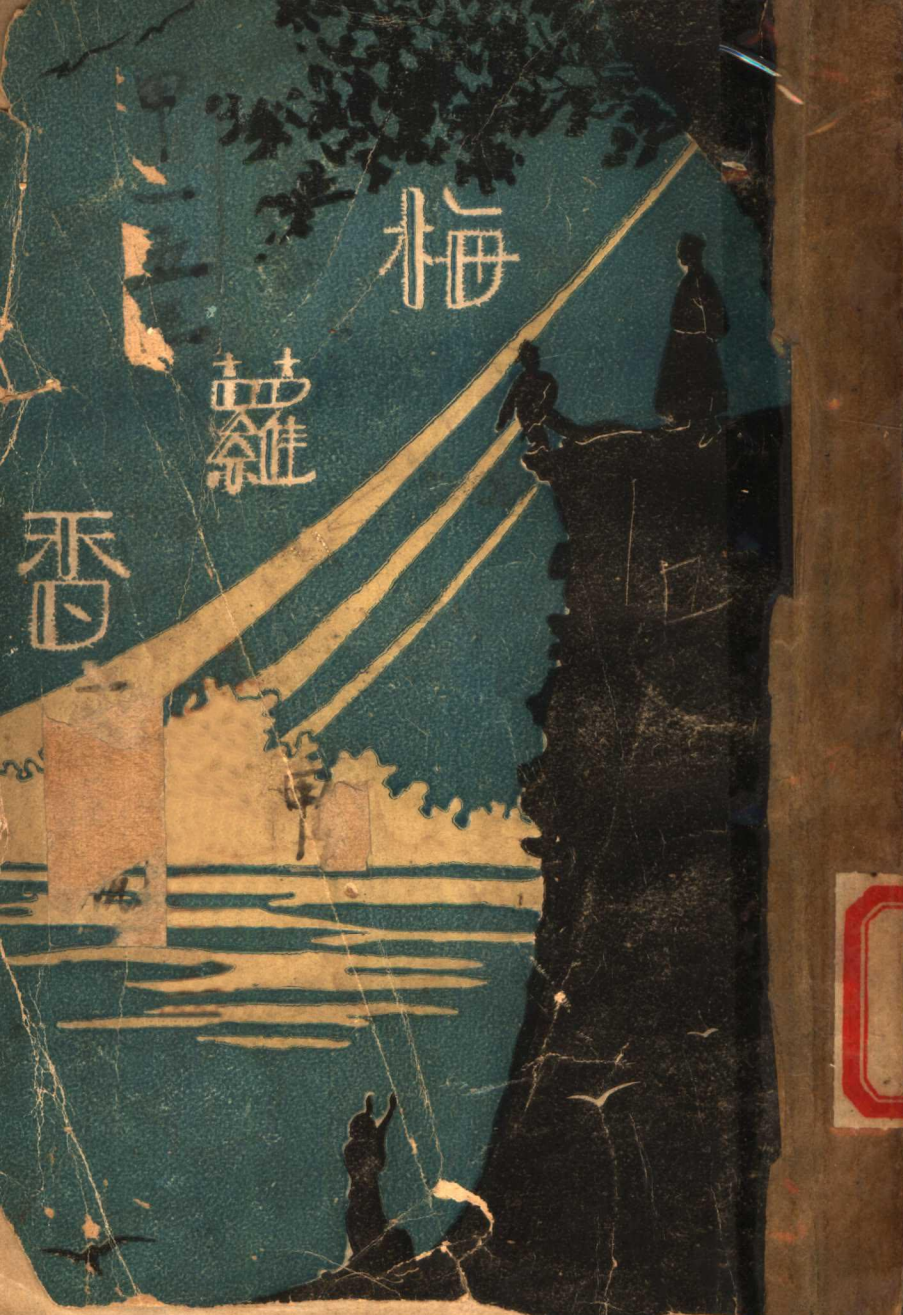


梅

雜

番



香 蘿 梅

著 寇 爾 華

譯 隆 德 顧

店 書 明 開

1 9 2 7

一九二七年七月出版

實價大洋伍角

版權

著者 Eugene Walker

所有

譯者 顧德隆

發行者 開明書店

文學週報社叢書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
開明書店

同業公議照碼加一

引言

原作者 Eugene Walker 美國中部人。報館訪事出身，也曾做過跑馬頭的戲班子經理。近二十年來，專事編著戲劇，前後有十二部，此爲一九〇八年的作品。

他的戲都帶着鬧劇的色彩，很富於激刺性。這本戲卻是描寫繁華場中墮落女子種種生活的社會劇。

有人說：『社會劇對於人生的態度，總是近於偏激，不能十分公允。攻擊一種罪惡，固然甚有力量；然而試想原告是編劇者，見證也是編劇者，辯護也是編劇者，審判也是編劇者；所有事實證據，都是編劇者一人捏造，未免令人不服了。』此論我卻不以爲然，社會劇的好處，是教人多曉得點世故人情，說道「原來世界上，竟有這種情形。」最要就是不背情理。事實本來不妨變更，但也不是憑空捏造；乃是依據情理，依據社會現狀而捏造的。

有人說：『這齣戲中偶然相值之事太多。羅香的環境太苦；別的女子，未必會有同樣的閱歷。』此論我也不以為然。都市中窮女人多，看了奢華的快樂，不免都有幾分眼熱。而且都市中富男子也多，對待女子，絕沒有絲毫同情。除非女子能供給他們快樂，纔肯出相當的代價。這種環境壓迫，金錢引誘，並非羅香一個人獨有的惡運，乃是都市中數十萬年輕女子普通的境遇。像羅香這樣貪圖安逸，不耐勞苦，天生是做人家的外室，做妓，做妾的胚料，決不會不墮落的。她可算得上海社會中，一個常見的女子，處尋常的環境，也同尋常女人，祇揀女人最容易的職業去做，得到常有的結果而已。所以真是悲劇。

寫羅香處處見得是個意志薄弱，沒有膽量的女子。她說上進的話，存改過的心，都不十分真誠，祇是一時的起勁。她失節說謊，尋死駭人，都做得出；後來索性橫了心胡爲去了。然而她並不是故意作惡，實是不能爲善。她也覺得對不起馬子英，但她的確看得這種事很輕。既肯委身相從，其餘何必計較得，這是女子常有的心理。她們始終不了解道德的真義，和愛情的真義，愚得可憐，錯得可憐。所以觀衆對羅香，還有幾分同情。

編劇應使觀衆對於主要角色表同情；如果能對反面角色也表同情，戲便更有力量了。此戲寫白森卿是個「老白相」，「漂亮客人」，看他那一種事沒經過，那樣心思不知道。他希望羅香成就，也許有幾分誠意；但早料定她不能持久。他決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同年輕人作無謂之爭執；但他也不肯假癡假呆，做化錢的冤桶。他所做的事，都在人情之中，並不特別壞。所以觀衆對森卿，也表幾分同情。

演劇不可錯過做戲的機會。白馬二人初次見面一節，羅香不滿生活的現狀，同森卿口角一節，子英忽來羅香瞞過往事一節，森卿入門脫衣，子英拔鎗欲擊一節，皆是極難表演之處。做得好，全戲都好了。美國後臺有句成語，說『戲是一只鴿子；看見鴿子，應當認得鴿子，不可放了鴿子——放了鴿子，戲便不痛快了。』

改譯本有幾處小事實，不很像上海。大概顧君是個學者，終年埋首在書本子裏，所以對於這種惡劣的生活，不能十分熟悉；雖然，這就是顧君的幸福了。

洪深十五，八，四，上海。

原书空白页

第二幕 第一幕 秦叫天 馬子英 白森卿 桂媽 筱春蘭 梅蘿香 人：
上海 廈門

現代

時：

第四幕

第三幕

上海

上海

第一幕

佈景 廈門鼓浪嶼的上等旅館。廈門本是富商大賈退隱享福之處，腰纏數百萬住着洋房抽着鴉片煙的團臉富翁，真是車載斗量，多得不可勝數。可是廈門商埠是中國地方，自不免時有丘八大爺的枉顧，和日本豪匪的騷擾；加之中國富貴人家素有迷信租界的習氣，所以不約而同的這班南洋『番客』都集居在公共租界的鼓浪嶼。鼓浪嶼雖是一個小島，經了這班大人先生們的栽培，竟成了洞天別府，世外桃源；那高巍巍的洋房佈滿全島，光滑滑的大道四通八達。這幕的背景，就在這錦繡的島上。

在日光巖下的半山上建着一所華麗的旅館，樓高三層，磚分五色，露於臺左的一部分是這旅館後部的一角，約佔全臺四分之一。磚牆是棕色的。門開處有一片天然的石壇，

成橢圓形。臺前放着一張長的雅緻的西式長椅，背向觀衆，椅上鋪着溫州蓆墊。帆布天幕，張在石壇上面。石壇的盡頭是在右臺近緣處；那裏有個出入口，牠的步驟雖從臺下看不出來，但是必須表示那上山的路是峻削而迂曲的。左右各有靠臂椅數隻，左邊還有一隻小桌子。欄杆上都繞着蔓纏的青藤；總之牠的種種佈置都顯示西式文靜氣象。後臺可以望見繞鼓浪嶼的海峽，白水茫茫，煙山隱約。那時已近傍晚，彩霞泛出紫紅的鮮色，白水縈成閃閃的金光；不多時暮煙四合，天空漸漸變成灰青，到幕布下降時，天色已全黑了。

幕啟時，羅香依着右邊的欄杆，身體略略傾出，一手遮着夕陽，頭左側向山道望着，好似等待什麼人來到一般。她身穿家常的白紗衫褲，頭髮鬆鬆的挽着；她的姿態行動竭力摹倣小姑娘，倒確是很能動人——這是她終身最得意的。

白森卿由左上。他身材魁梧，容貌端莊，不過微微有點肥胖；面上的鬍子刮得光光的，身穿白紡綢衫褲，鈕扣上掛着一串粗的金鏈條，白襪黑鞋，全身都很整潔。他嘴裏吸着香煙，進門時走上一步，向羅香半似思索的望着。

森卿 不好過？

羅香 不。

森卿 那末爲什麼？

羅香 沒有什麼？

森卿 心裏有事？

羅香 也許是。

森卿 那兒有什麼？

羅香 那兒？

森卿 你望的那兒。

羅香 這條路直通新碼頭；聽說從廈門來的划子，上這碼頭最近。漳州來的船，也在那兒

上岸的。

森卿 我知道。我在漳州做過好幾年生意。

羅香 半似歎氣。那我倒沒有知道。

森卿 這兒向南去沒有多遠。我住了兩年。

羅香 還不轉過頭來。那倒有趣的。

森卿 那時我着實弄了幾個錢；賺錢總是有味的。不過——

羅香 還是心不在焉的倚着欄杆。不過什麼？

森卿 我猜不出你眼不轉睛的望什麼？可有人來？

羅香 是。

森卿 楊老班的朋友？

羅香 唔。

森卿 也是你的朋友？

羅香 唔。

森卿 男的？

羅香 男的，真正的男子漢。

森卿

知道她話裏深有意義，很閒散的將吸剩的紙煙向欄杆外一丟，緩步的走向左面牆前來，靠着椅子，背羅香而立。羅香始終站在那裏沒有動，祇把左臂攔在墊上，手托着頭，仍是眼不轉睛的望着山路。真正的男子

漢，你的意思——

羅香

就是——直正的男子漢。

森卿

和你一般認識的男子，有什麼分別沒有？

羅香

有，絕對不同。

森卿

所以你今天不到廈門來接我，祇差個人來等我。

羅香

對啦。

森卿

我遠遠從上海趕來接你，也算誠心了；雖然，也許我的意思是錯的。

羅香

我想你是錯的。

森卿

你愛上了人罷呀？

羅香 順水推舟，對啦，愛上了人。

森卿 又來了。

羅香 不，第一次真愛。

森卿 以前你也有這個意思。女人的愛來的時候，總是真的。走向羅香。小孩子，你這次有沒

有細細的考查過？

羅香 考查過的。

森卿 譬如，你說說看。

羅香 這個人是窮的——窮得很。他還沒有找到 走至靠臂椅倚着，用花傘在地上畫圖。好的事

做。你知道，森卿，旁的人——你也在內——總多少有點兒銅臭的氣味。

森卿 他喫什麼飯的？走到左邊的桌子，坐下看雜誌。

羅香 他是報館的編輯。

森卿 哼，唔，做小說的？

羅香 是，文學一方面。

森卿 我認得他麼？

羅香 你怎麼能認得他。你今天纔從上海來，他上海又沒有去過。

白森卿似喜似怒，似譔似笑的望着羅香，正和他魁梧質直的人品，鐵灰色的頭髮和猛狗式的兇狀，相互襯托。羅香此時富有少女天真的姿態——這一點很重要，因他們兩人性情的表現全在這點上。

森卿 他多大年紀？

羅香 二十五。你四十三。

森卿 不，四十四。

羅香 要我告訴你麼啊？

森卿 隨你。

羅香 怎麼隨我？

森卿 不曉得同你我的計劃有沒有衝突。

羅香 難道你爲我有什麼計劃麼？

森卿 正是，辣斐德路的房子我已經退租啦。我在金神父路看到了一所洋房，倒還清淨，我知道你一定喜歡的。屋子的旁邊，還有一間空房子，可以放汽車馬車；從此以後你要怎樣，就怎樣，一定比從前舒服得多。并且我已替你在明新舞臺說好做一齣名劇的主角。

羅香 主角！怎麼樣的主角？

森卿 這齣戲是大名鼎鼎的戲劇家汪非難先生新從法文改譯出來的。據說那齣戲在巴黎，柏林，倫敦，紐約幾個地方很受歡迎，差不多接連演了有一年多。這齣戲本錢很大。我對明新舞臺的老班說我情願出一半，祇要你能有主角的位置。他已經答應了。看情勢這齣戲在上海至少可以演三四個月。這就是我的計劃，你看怎樣？

羅香 向左門沈思着走去；止步默想。

羅香 我不曉得。